



武備志

貳百廿三之貳百廿五

ケ 5  
61  
76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二度載

度三十五

四夷

茅子曰吾志武備而三有慨也武者古聖王所以  
攘夷狄尊中夏之具也自揖讓不再征誅見休而  
遂以兵戎自戕幅員之內自分胡越禮樂之地鞠  
為戰場屠父兄累弱小較狡以為智鬪忍以為勇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四夷一



君子生其時不得已而任其責雖竭其智力焉未嘗不撫心自傷也今天下承平大患在于夷狄夷狄之必難久懷雖聖人復起不能改也故我考四夷而諄諄焉患先慮其大故首以北虜高皇聖謨所獨注焉者也曰女直曰朶顏三衛二者皆我之屬夷也而其患幾于虜等故次之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元荒來主之威而不能加于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為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

為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故又次之曰西番哈密諸部亦故屬于我而時臣時叛者也故又次之曰海外諸國其或貢或不貢而皆無害于我者也故又次之曰安南故我之封疆也以國家威德再續其祀然時亦有狡心焉故又次之曰朝鮮雖不入版圖而其恭順為最故又次之嗟乎臣叛亦何常盛衰亦易改最強者北虜而今冠帶而朝者垂五十載女直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頡頏一隅騷動天下此事之已著者也日本雖屢



肆啓疆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願指使之朝鮮世  
爲禮義之邦然積弱易降不可相倚北虜封貢已  
久勢難復保女直奴酋非淵勒之流一將得入指  
顧殲夷此事之未著者也講武備者能無意乎其  
本未詳簡取衷于鄭少保曉葉少師向高而刪繁  
冗益近事著譯語考風俗詳支派以成一家云爾  
若先之以祖訓昭我先主之深意也次之以圖收  
六合于指掌也皆所以隆武備之極至也

祖訓四夷條

四夷總圖

沙漠圖

西域圖

東南海夷圖

西南海夷圖

日本圖

安南圖

朝鮮圖

北虜考



女直考

朵顏考

日本考

哈密考

土魯番考

西番考

西域諸國考

海外諸國考

安南考

朝鮮考

祖訓四夷條

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于後



東北

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  
首尾凡弒王氏  
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貢實詐暗通奸臣  
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

朝貢不時王于及陪臣之子  
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  
不曾朝貢

西南

安南國

二年  
貢

真臘國

朝貢如常  
其國濱海

暹羅國

朝貢如常  
其國濱海

占城國

自古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  
商多行請許故沮之自洪武八年  
至洪武二十一年方  
乃得止其國濱海

蘇門答刺

其國  
濱海

西洋國

其國  
濱海

爪哇國

其國居  
海中

濠亨國

其國居  
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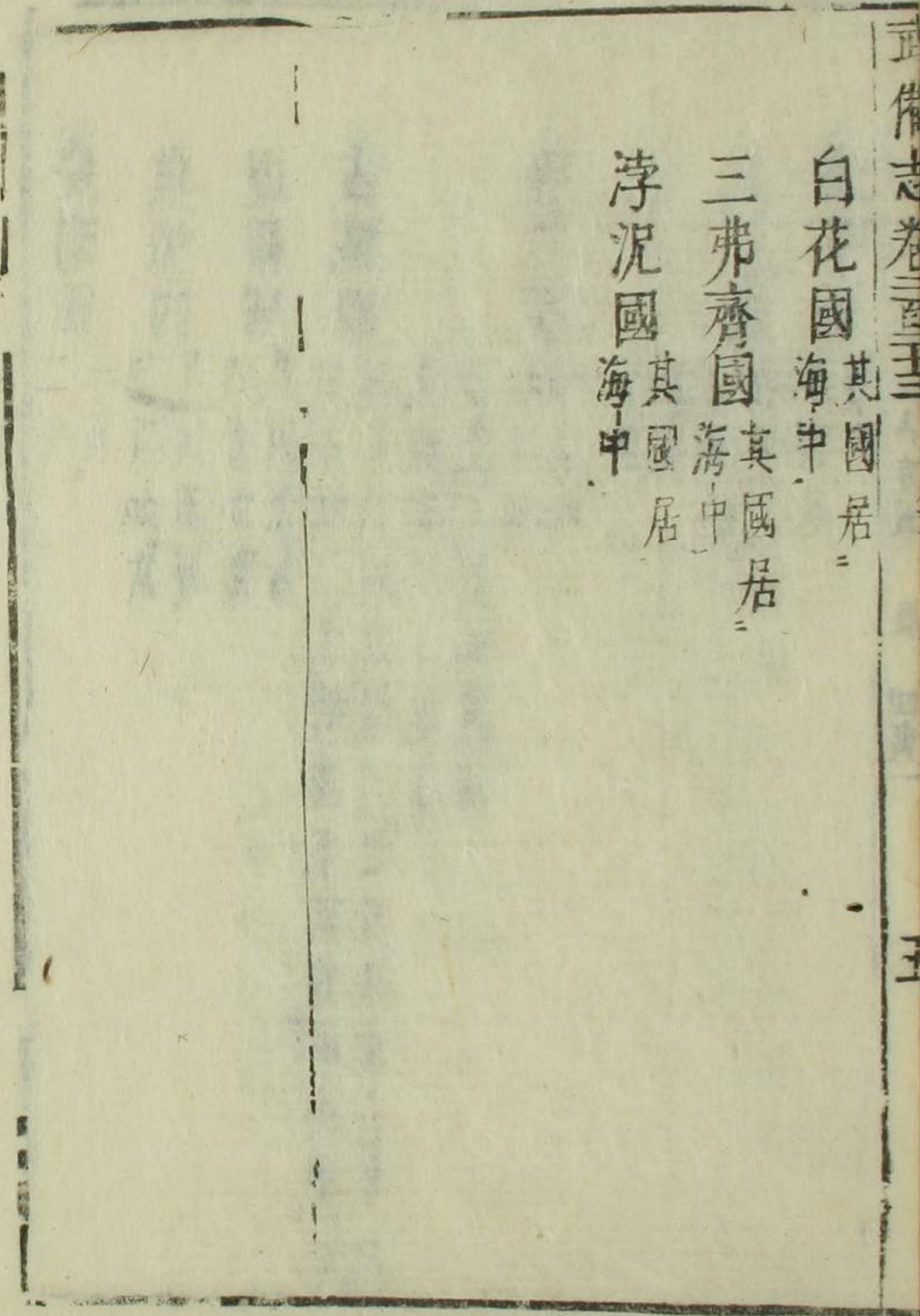
占度載 度 四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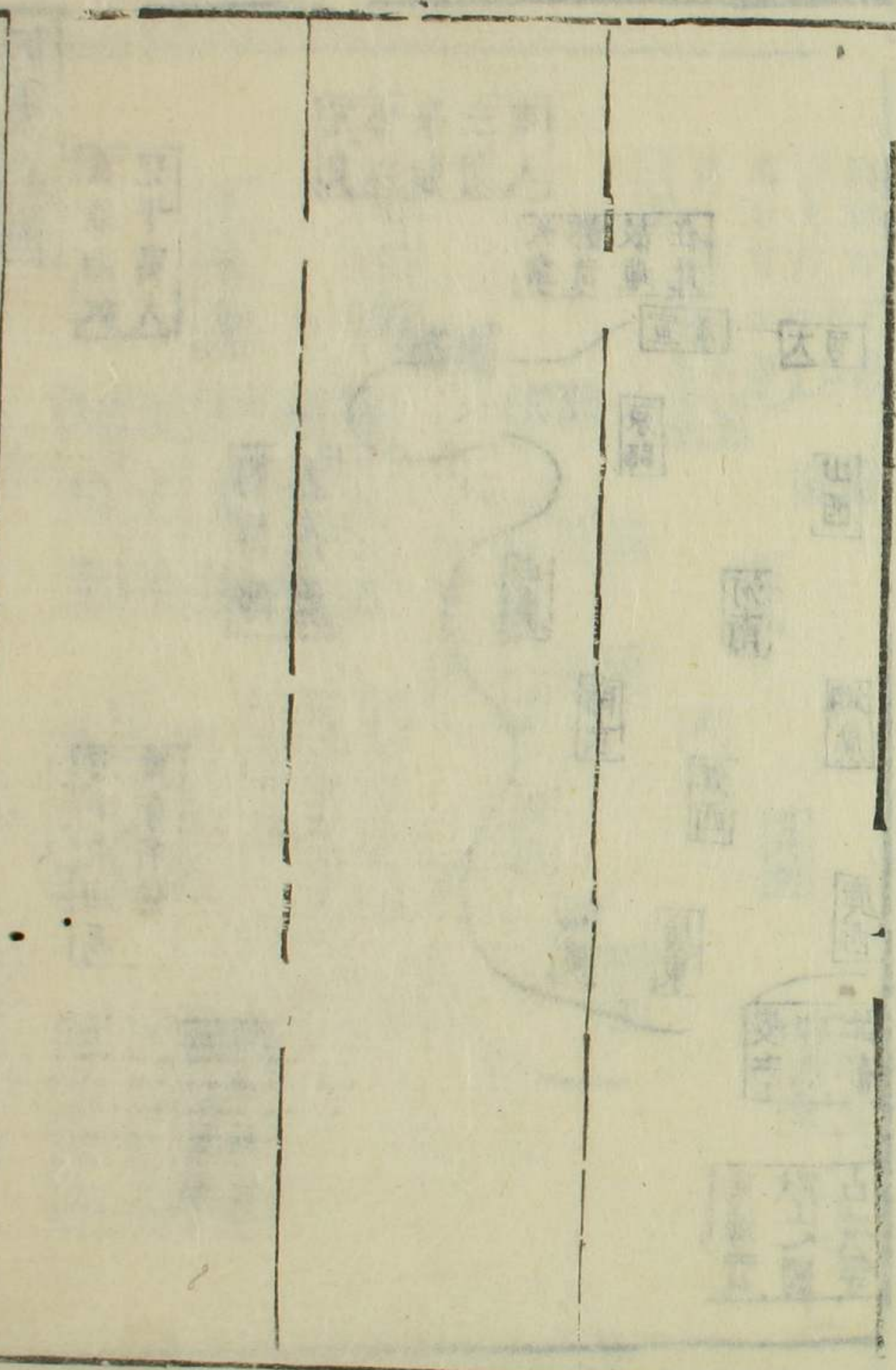
白花國 其國中居

三弗齊國 其國中居

淳況國 其國中居



占度載 度 四夷





四夷總圖

女直即奴  
見于夷人

日本東海島  
夷亦名倭

琉球東南  
海中島夷

元良  
哈顏  
采顏  
三衛  
馬人

太寧  
都司  
故地  
在此

東遼

宣府

天司

京師

朝鮮即  
古高麗

山東

河南

南京

浙江

福建

江西

廣東

湖廣

廣西

安南  
即交  
趾布

南海貢  
獻之國  
占城等

鞏都即  
宣大以  
西至甘  
肅一帶  
北馬

大虜  
常住  
牧于  
此即  
套河  
套也

林

陝西

四川

貴州

雲南

政司  
故地

凡六

哈密衛

土魯番

赤斤蒙古衛

罕東衛

曲先衛

安定衛

阿端衛

甘肅

西寧

松潘

北虜亦不剌  
翼居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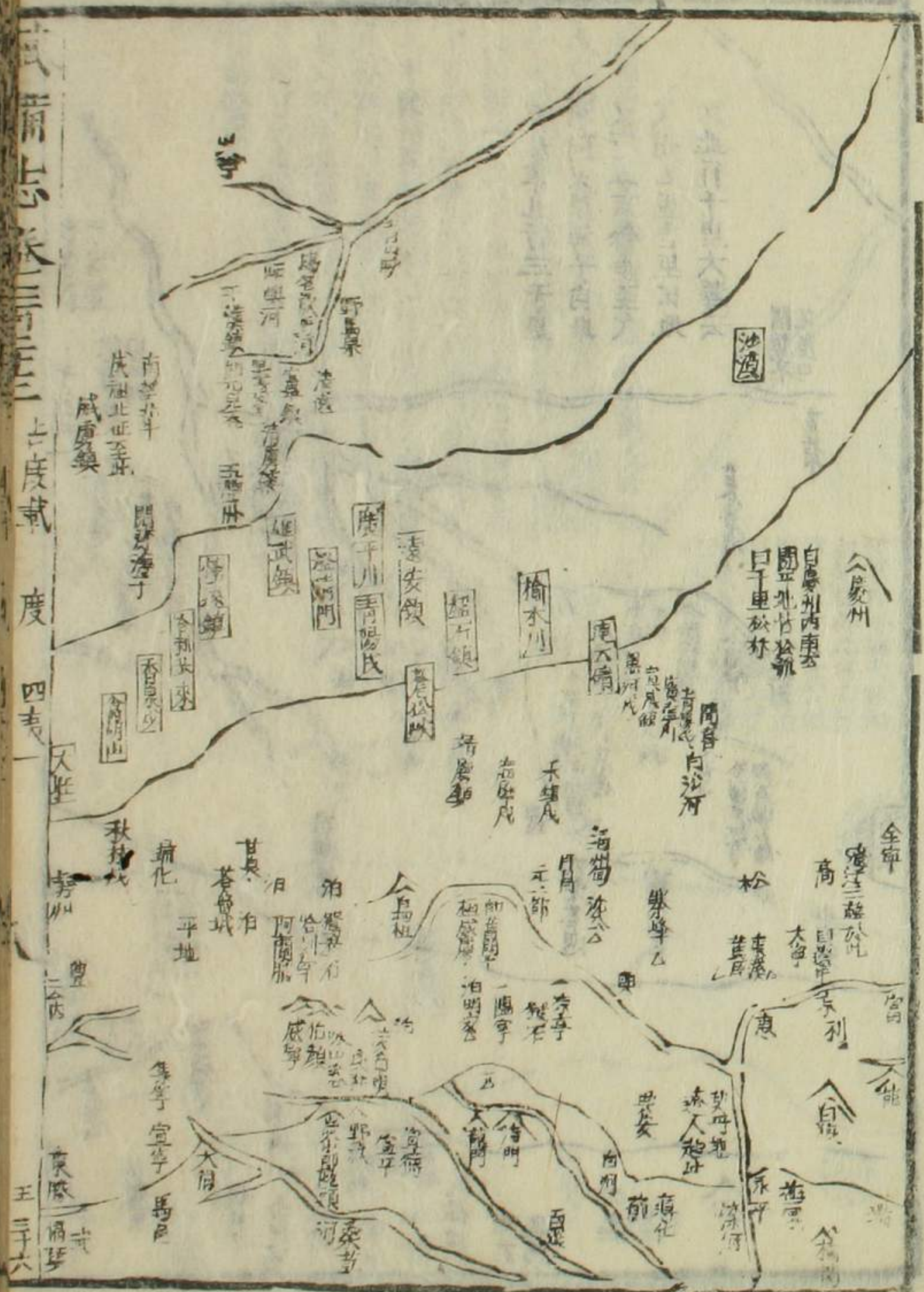
西番即西寧以  
南至雲南西界  
一帶番蠻

西域貢獻  
之國哈烈  
等四十六

西洋貢獻  
之國特泥  
等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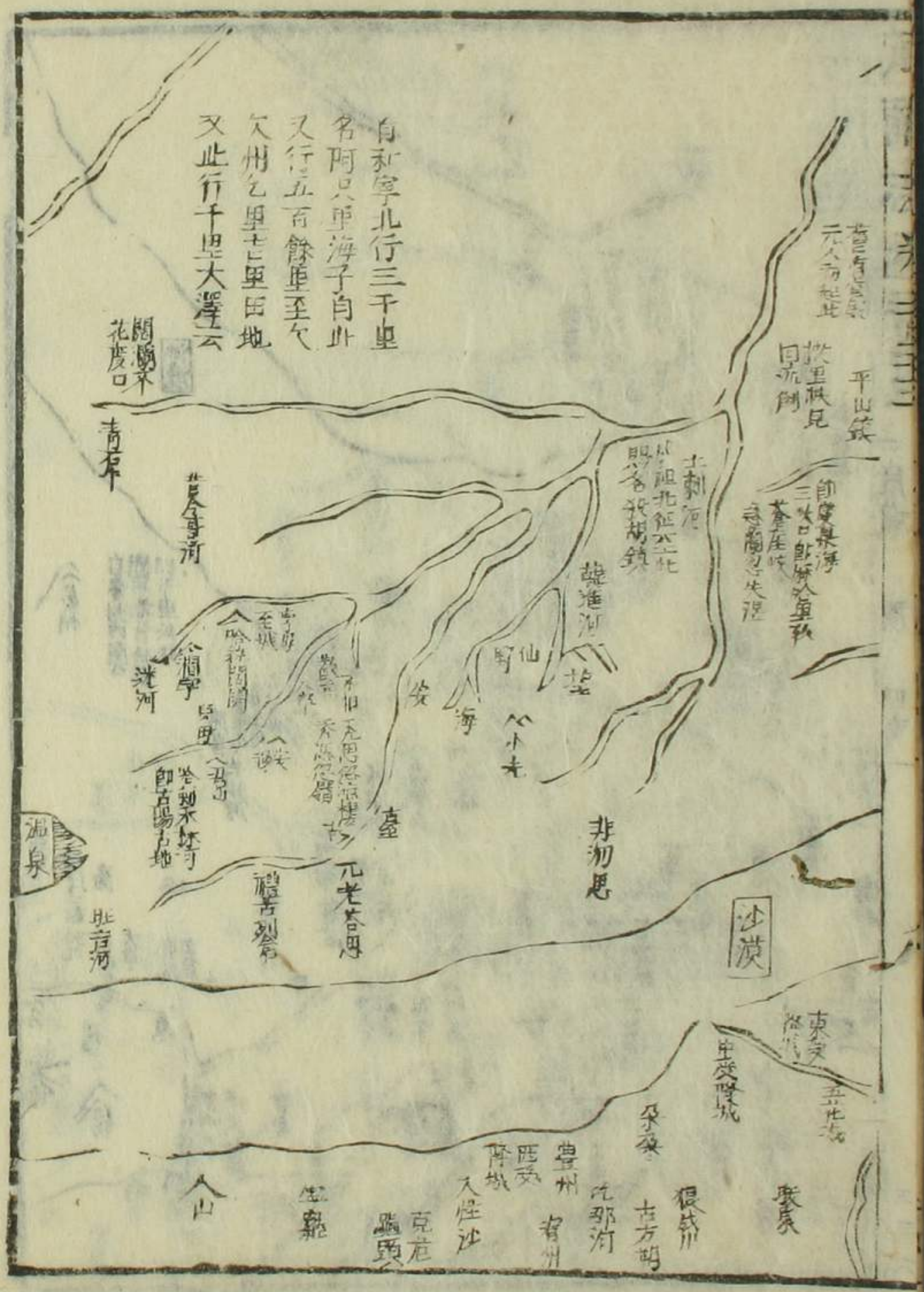


朔漢圖



武備志卷三十三  
七度載  
度  
四表  
王三六





自和寧北行三千里  
名阿只里海子自此  
又行五百餘里至大  
欠州乞里七里田地  
又此行千里大澤云

平山鎮  
即寧夏府  
三河口即寧夏府  
本府在河  
西之北

北河  
即祖北征六  
名我胡鎮

非勿思

沙漠

東家  
五北  
生安城

狼谷  
古方明

西家  
寧州  
有州

入性沙

亞庄

生龜

人山

壯言河

湖泉

公相亭  
即古陽古地

長寧河

關廟  
北度口

青岸

自媯州西奚以東故皆東夷地其西則北狄也  
東夷之國不一其後兼併于遼金相滅種類殆  
盡今則采種存之而建州海西各夷亦不相統  
其北所謂錄甸室韋與狗國之屬道理遠絕有  
無不可知矣北狄自何奴突厥以後劉淵父子  
始入中國而莫盛於胡元遂至混一四海華夷  
無外固開關以來未有之變亦南北氣運之迴  
薄也夫汎掃獮狁我祖之功偉矣盛衰相尋理  
勢當然百年生聚加以剽虜履霜之漸可無備哉



和寧即哈刺天林元  
初建都於此名元昌  
路大宗建萬安宮述  
取宋靈殿於圖蘇胡  
迎駕殿後為鎮北行  
中書省常以勳賞領  
之元之口鎮也

阿魯

唐魯

莫

禮里

沙漠

亦集乃

自城子 狝豎

長樂

王門關

陽關

壽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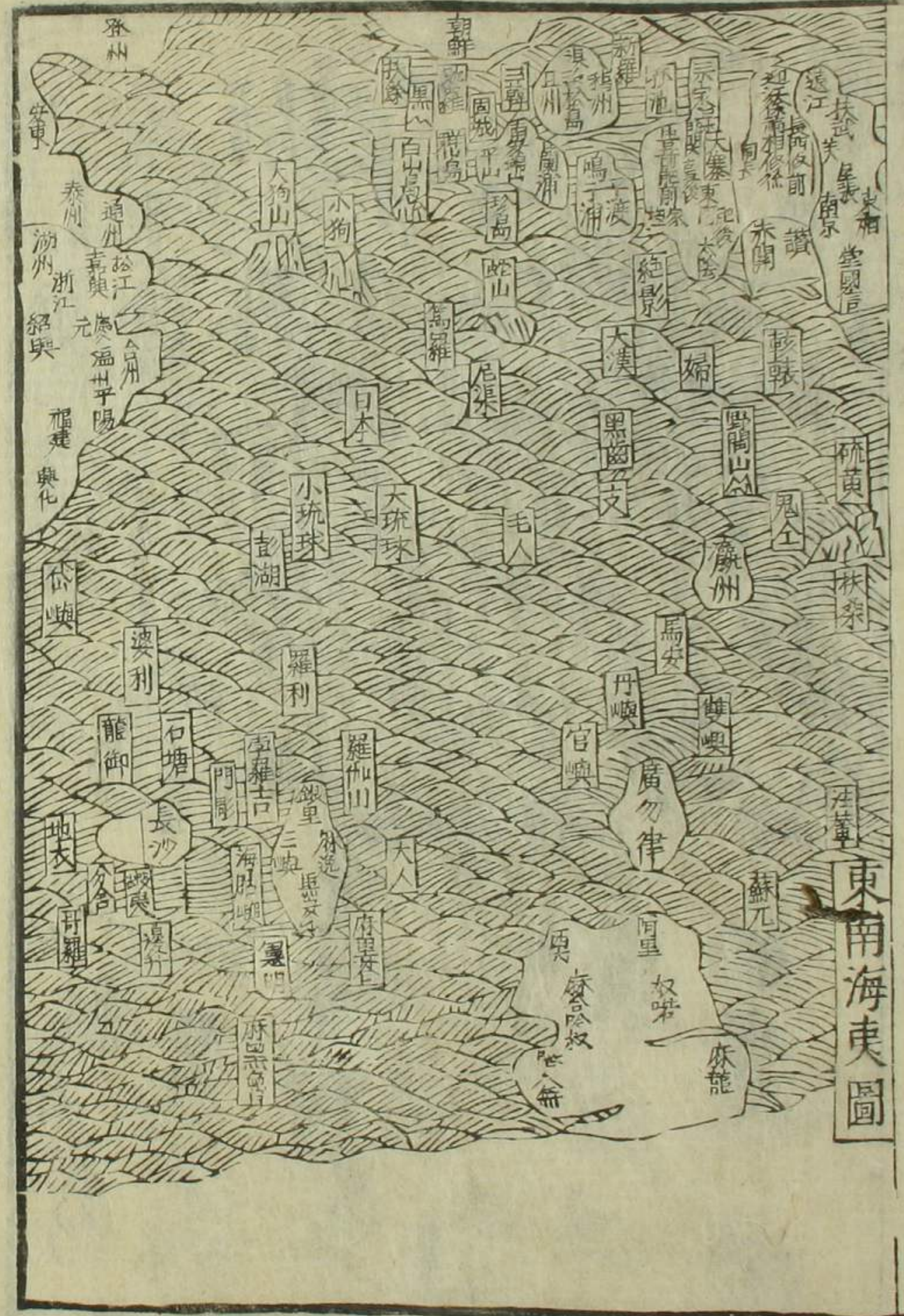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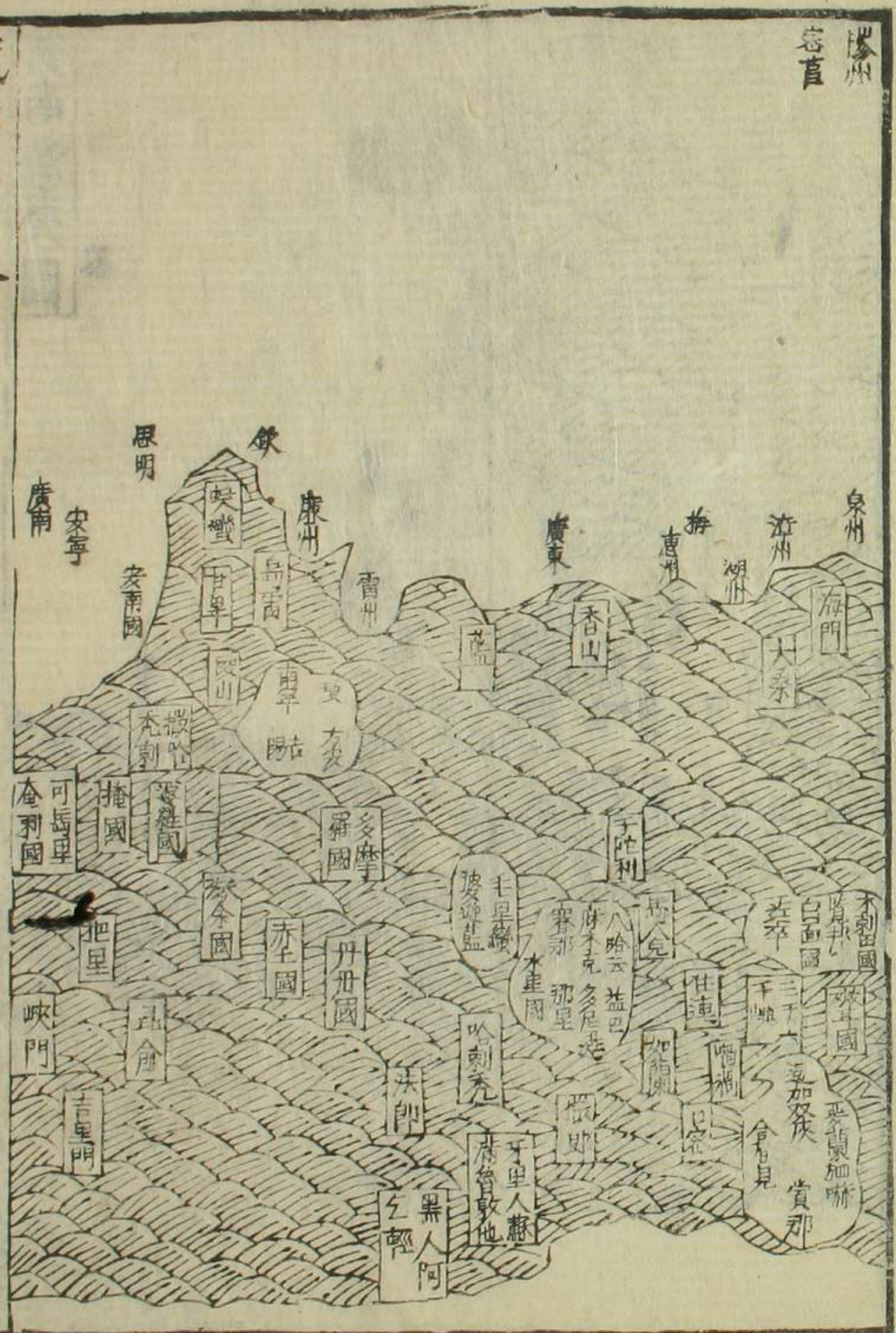
鳴沙

周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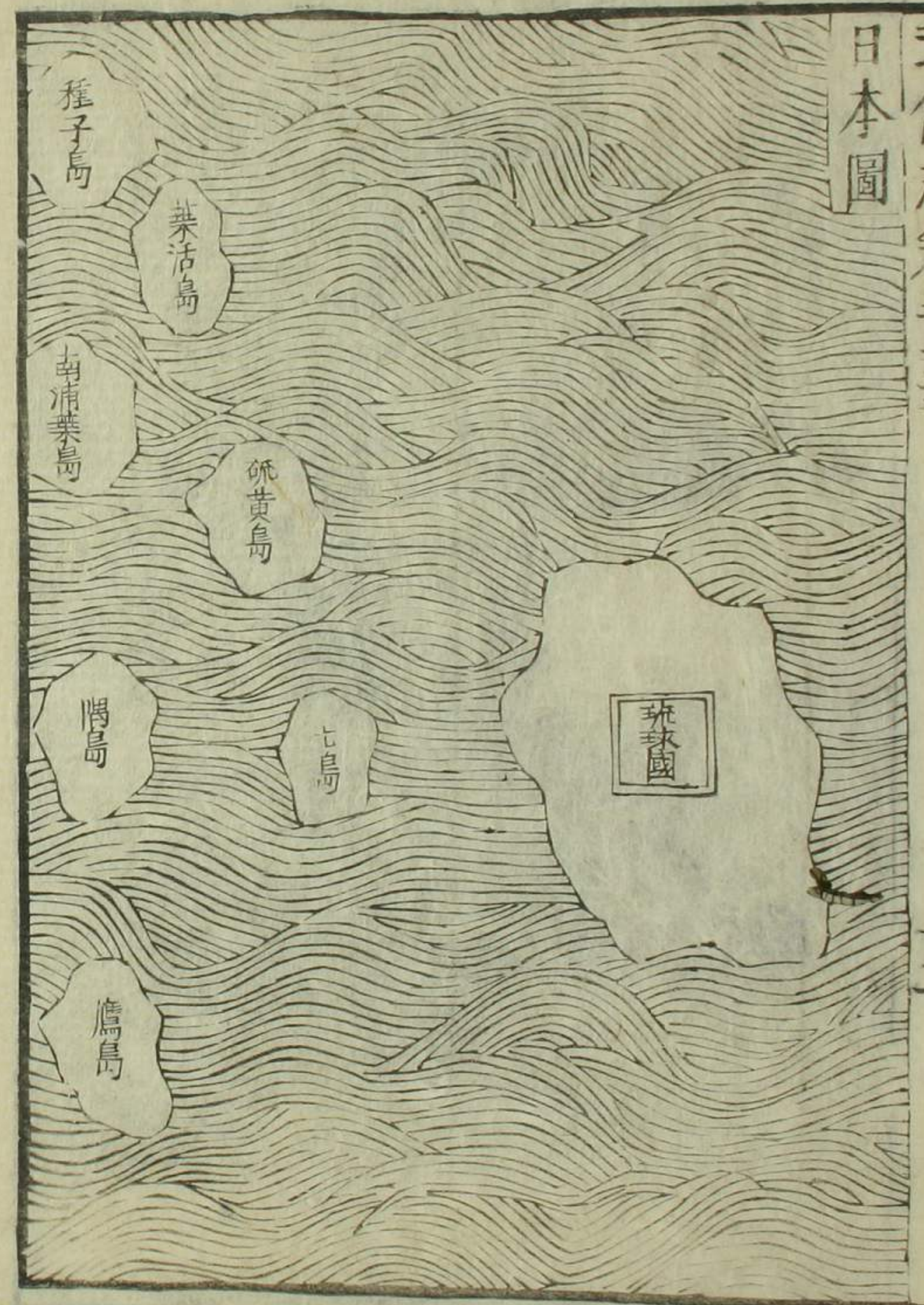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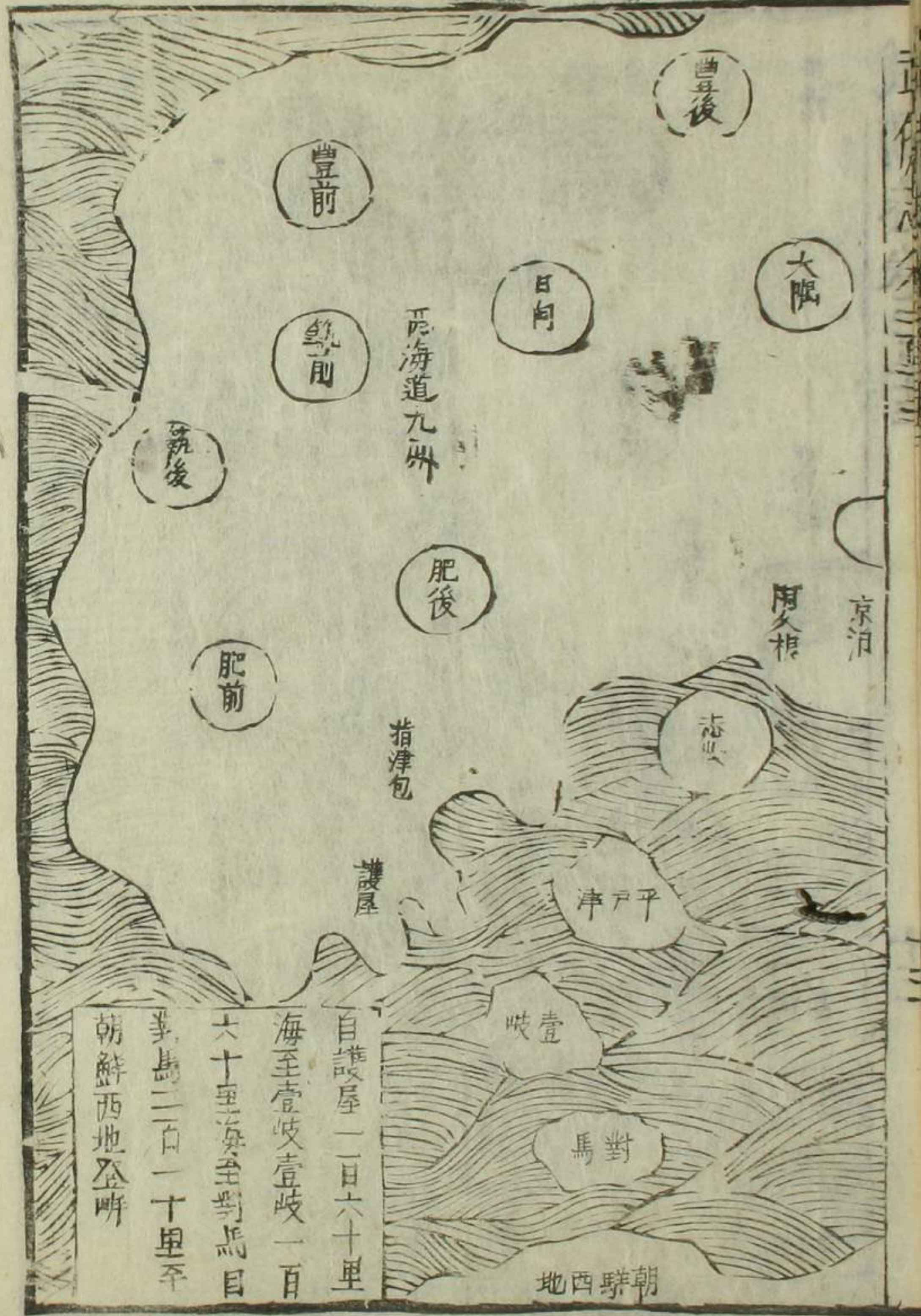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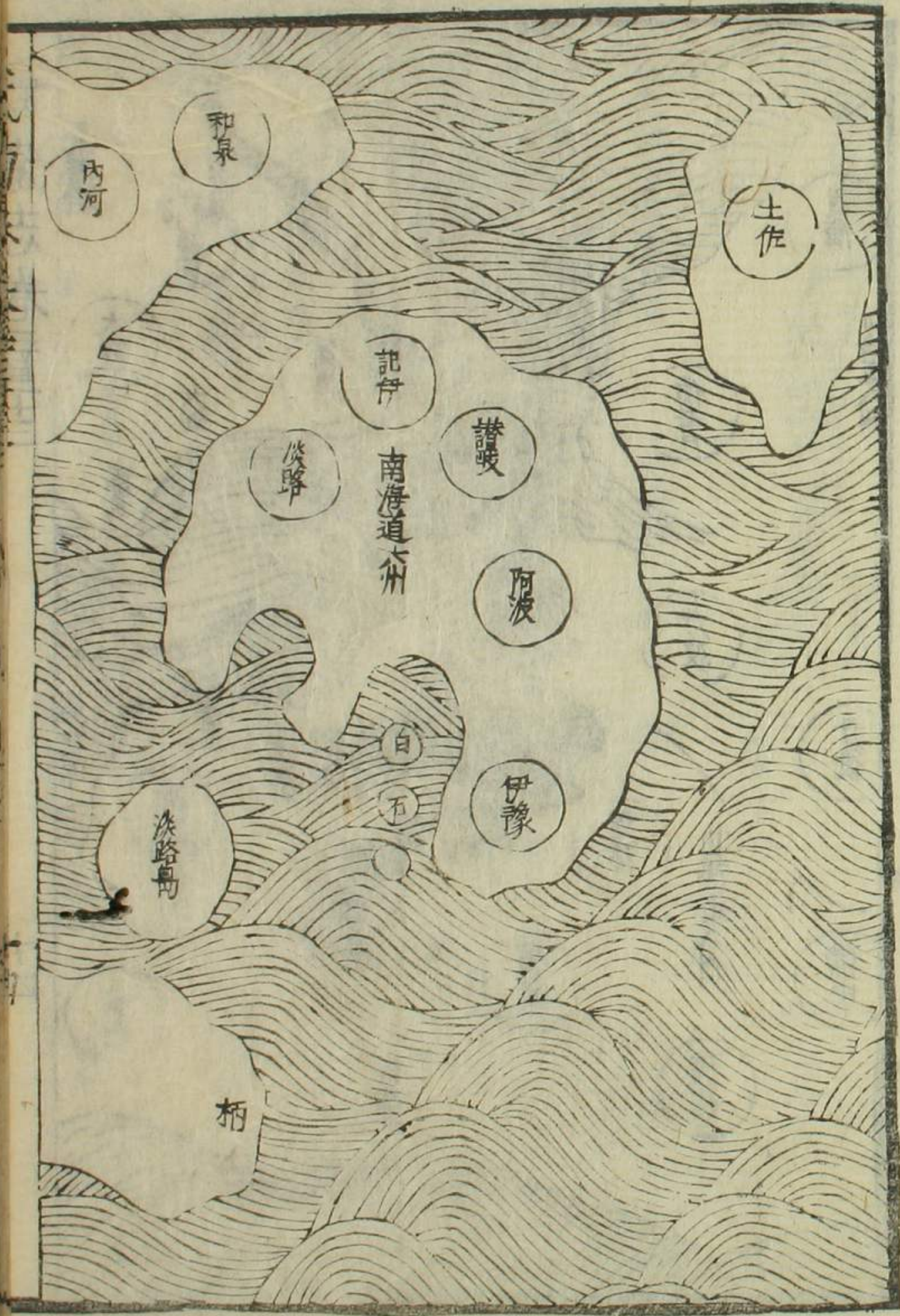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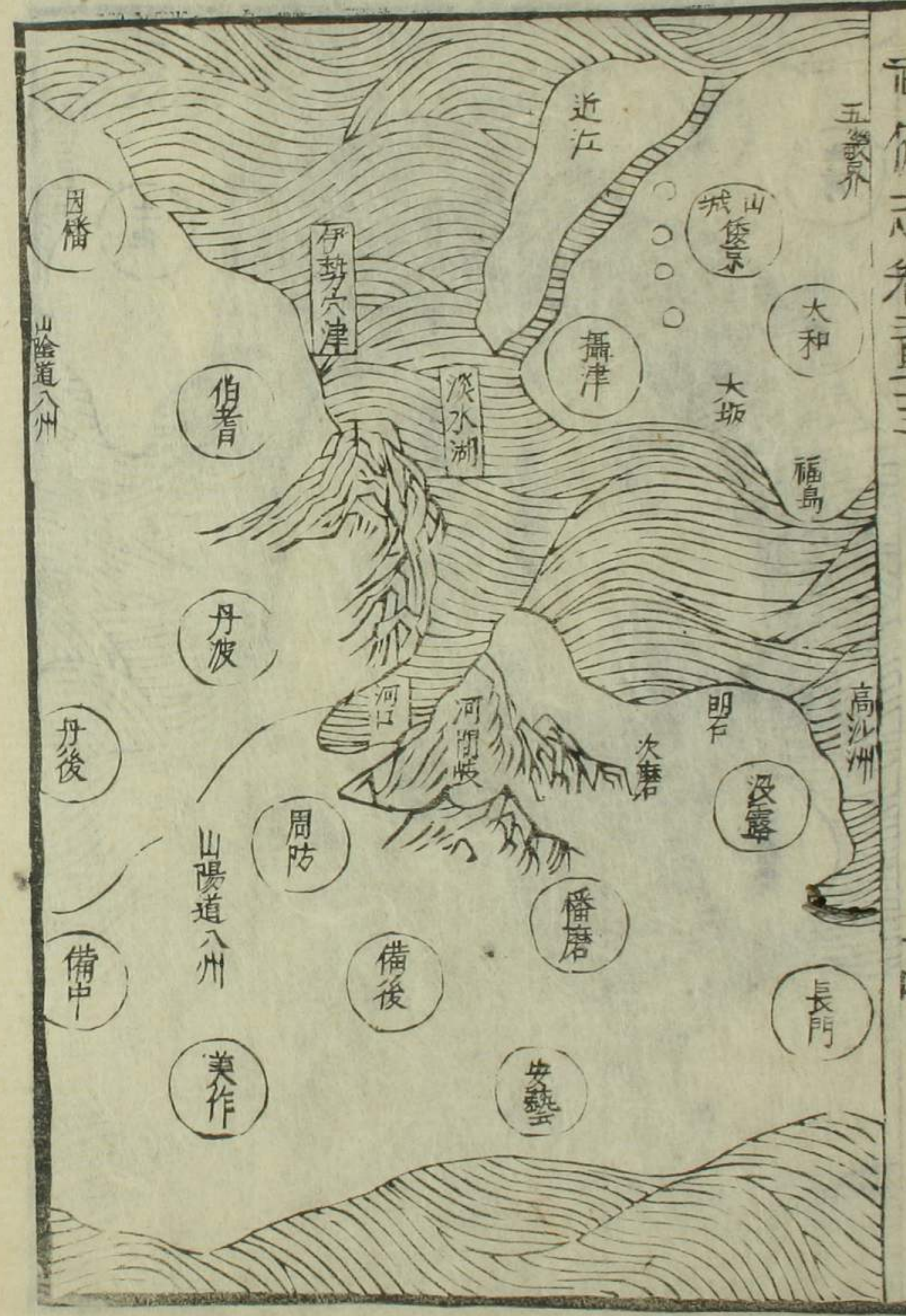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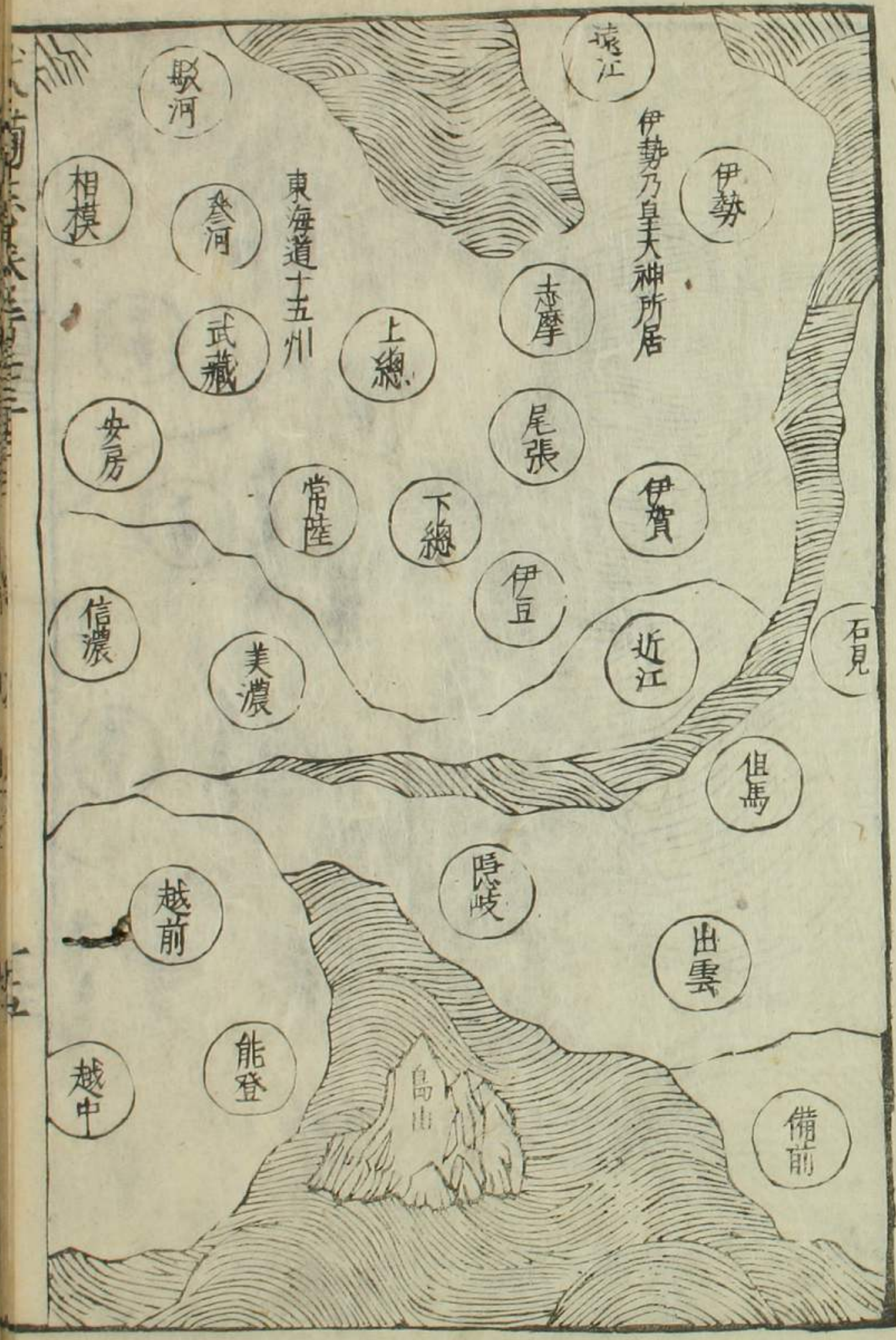




自護屋二百六十里  
 海至壹岐壹岐一百  
 六十里至對馬對  
 馬二百一十里至  
 朝鮮西地亞呀

朝野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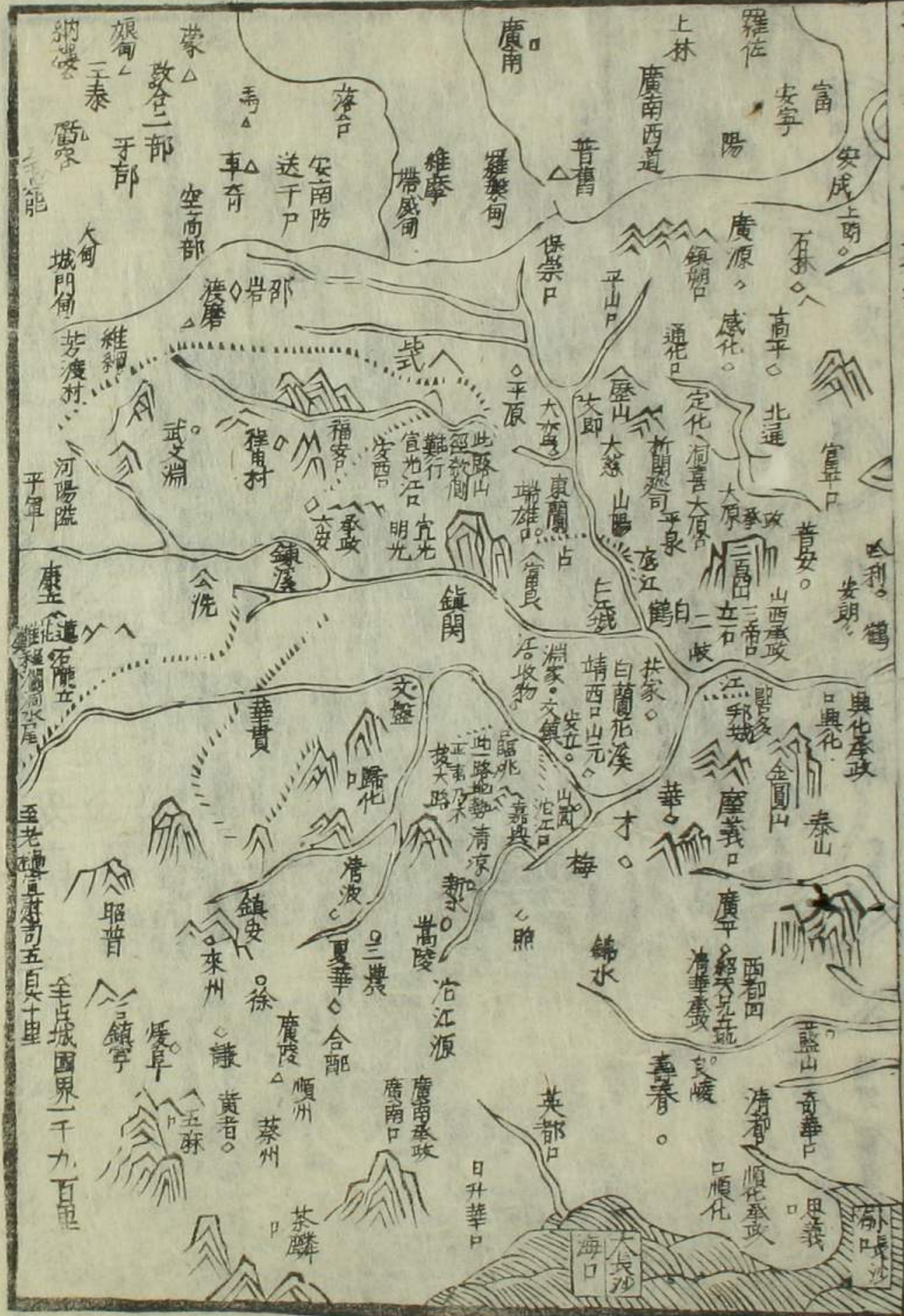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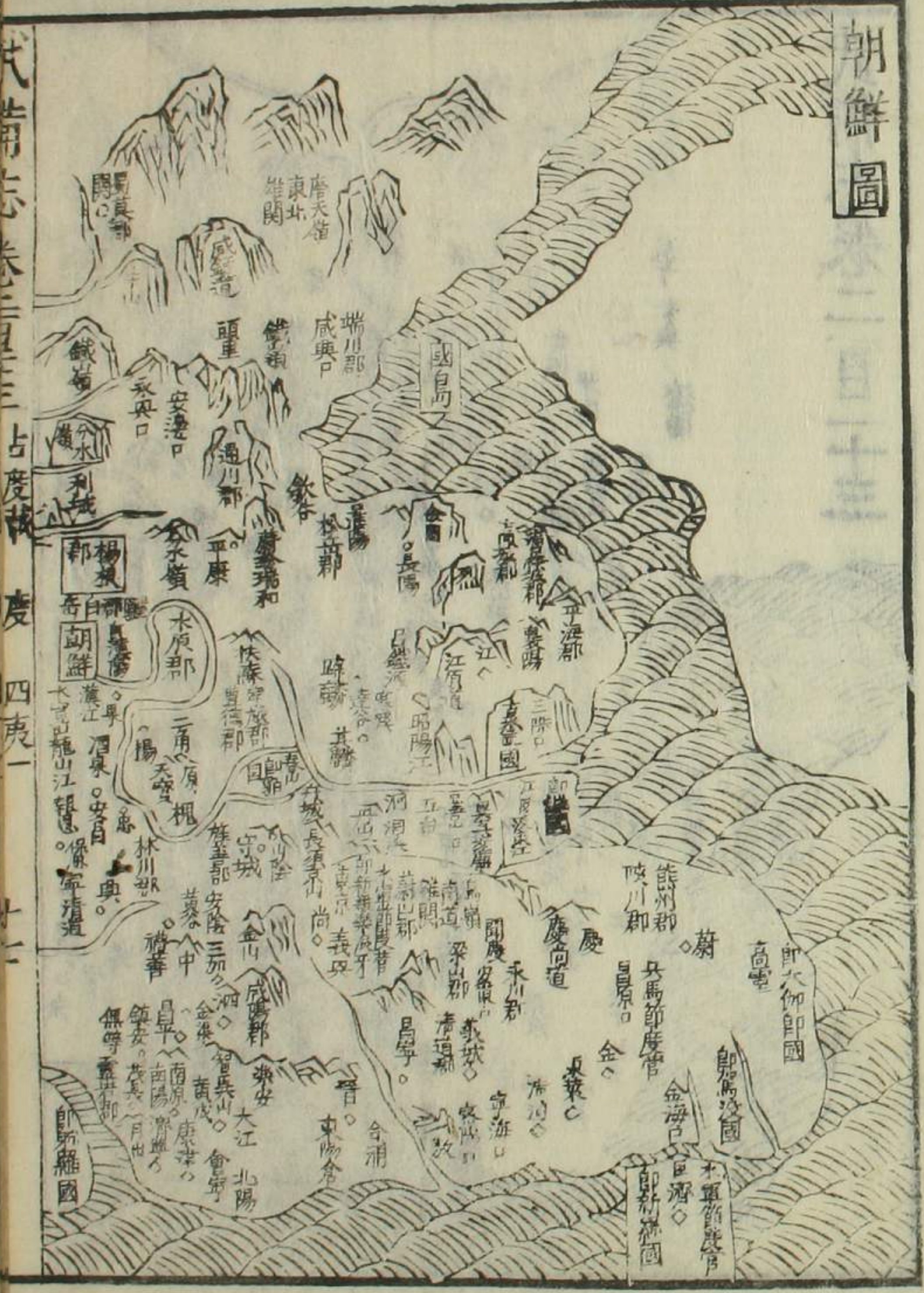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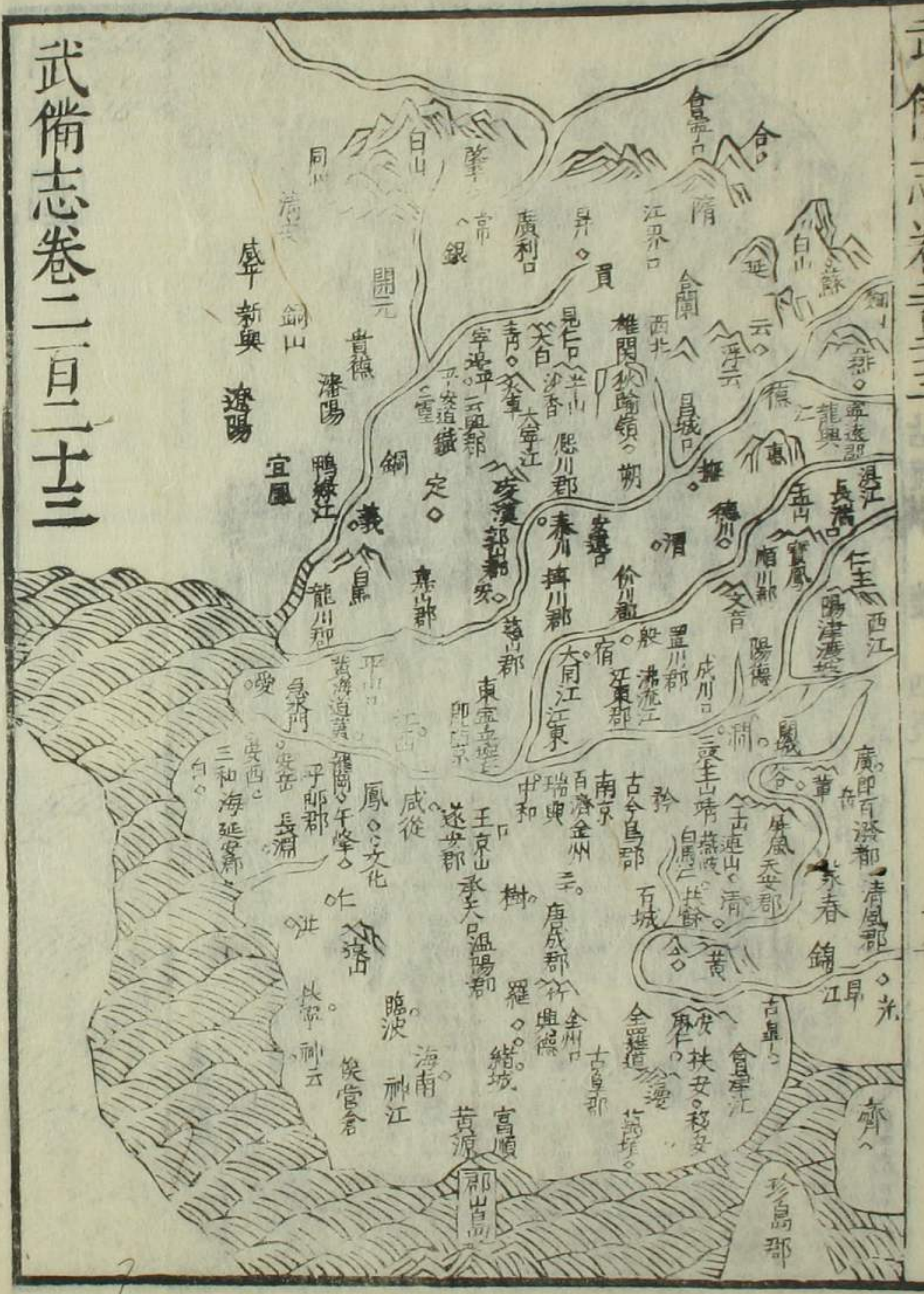


朝鮮圖



式南志卷之三十三 占度 四夷一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三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三十一六

四夷 二

茅子曰按四夷者圖與考並急焉人知考以鏡往  
 事不知圖以燭將來古曰圖史豈欺我哉自圖之  
 不講而經緯之大政散見之禮威皆委諸莽焉故  
 我首以圖而次及考如左然志之重圖不獨夷也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四 占度載 度 四夷二



北虜考一

北虜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皆其地而兀良哈以內附爲屬夷別有考其竄據沙漠爲中國患離合盛衰代變靡常大抵元遺孽也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及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而使其將擴廓帖木兒將兵自太原來侵達聞徑擣太原擴廓還兵自救達與遇春計以精兵夜襲破其營擴廓僅從十八騎遁去其明年春

遇春兵至大同守將竹貞棄城走元丞相也速攻通州曹良臣拒却之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皆名元臣擁兵自固上以書諭元主曰自古有國家者必仰觀天命俯察人事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及君之身中外多故朕以淮右布衣仗義興師芟夷羣雄此寧人事亦天命也以君知時通變遠遜沙漠故戒戢將吏勿復窮追君不見察益縱部下令盜吾邊人民苦之若此者恐非君之福也以朕爲



君計誠宜限地自守修德順天。斡延世祀。毋輕動貽悔。又書諭納哈出。皆不報達等師。遂西。李思齊走臨洮。上以書招之。思齊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頃之復叛。達攻殺之。遇春自鳳翔奉命分兵取開平。李文忠副之。過惠州。次全寧。敗也速。兵進攻太興州。破擒元丞相脫火赤。遂克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斡之元。主益北遁。遇春還師至柳河川。卒。文忠代將其兵。元攻我大同。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而

大將軍亦悉下秦隴。還師。其年冬。王保保襲蘭州。王保保者。擴廓帖木兒別名也。守將張溫固守。指揮于光來援。兵敗。被執。保保令至城下。大呼溫降。光大呼守者。第毋降。大將軍援至矣。保保殺之。明年春。上以保保數擾邊。復命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爲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軍。北伐。問諸將策。安在。咸言宜直取元主。上曰。王保保方在塞下。舍近圖遠。失緩急之宜。非計。爾達其自潼關出。安西擊王保保。爾文忠自居庸入



沙漠追元通寇兩軍並舉虜在穀中矣諸將皆頓  
首曰善達軍出安定營沈兒峪且保保潛遣兵襲  
東南壘敗左丞胡德濟達親救之乃却因斬裨將  
數人械德濟送京師明日合戰衆咸奮大敗保保  
兵擒其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餘疋  
雜畜稱是保保走和林是夏元主殂于應昌其國  
人謚曰惠宗上嘉其達變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  
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  
獲太子買的里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

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捷奏上封買的  
里八剌爲崇禮侯復致書元主告以謚順帝及封  
崇禮侯之意而下詔漠北曰朕卽位初遣使臨諭  
四夷咸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康申君故未及今彼  
祿位已終人心絕望爾諸部首長各依職來附朕  
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毋爲寇災矣朕旣爲天下  
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蓄從便地牧養違者  
且舉兵加誅毋執迷貽悔於是諸首相繼歸附獨  
王保保猶在和林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春命徐



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  
西將軍分三路討之達與虜戰不利斂兵守塞勝  
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甘肅  
守將上都驢率吏民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元岐三  
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又敗之瓜  
沙文忠進兵臚胸河留部將韓政守輜重令士卒  
人持二十日糧兼程疾趨敗虜將蠻子哈刺章于  
土刺河追至土魯渾河虜益衆搏戰文忠馬中流  
矢步持短兵接戰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

奪虜騎乘之文忠戰益力窮追至稱海虜遁去師  
還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  
達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當發上自臨諭創業之  
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于事平念欲休息顧居安慮  
危古人所慎此間胡人窺塞豺狼出沒重煩卿等  
其爲朕總率將士鎮遏邊陲清野以待其來盡銳  
以擊其情至邊之日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焉達  
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  
擊之虜遁去德子興追敗之答刺海口斬獲甚衆



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  
平章定定等璽書戒達以殘胡擾邊連歲未滅孰  
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謂其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卿等念哉其冬達破王保保兵于懷柔  
明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  
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太尉  
伯顏不花斬其將真珠驢復親率兵攻其高州大  
石崖克之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  
龜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

侯北歸明年王保保卒保保屢敗屢奮元主倚以  
自強上欲致之不能心壯其節間問諸將今孰可  
稱奇男子者咸對曰副將軍遇春上曰非也遇春  
我得而臣之如王保保真奇男子耳因策其女爲  
秦王妃也而叅政蔡子英者亦義不事朔子英故  
爲保保所知定西之敗走匿關中吏行求得之械  
送京師過洛陽信國公和困辱之終不屈其妻聞  
子英至欲覓之子英不許至京上命以官不受退  
而上書間一夕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



詔有司送出塞是時愛猷識里達臘殂次子脫古  
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刺章蠻子及國公脫火  
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十二年春西平侯  
英討擒脫火赤明年大將軍達率諸將征乃兒不  
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而納哈出猶據金  
山寇遼東邊將屢敗之獲其將乃刺吾初大師克  
燕納哈出俘至京上遇之厚竟釋歸聚衆至二十  
萬輜重饒于虜主上以舊好屢招之不聽二十年  
春乃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穎昌侯傅友德

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兵二十萬  
往擊之復遣乃刺吾歸諭之降勝軍出松亭關累  
敗虜兵乃刺吾至納哈出驚喜執手勞問殷勤乃  
刺吾盛言上所以遣歸及綏來意由是其衆多欲  
降勝軍駐金山納哈出使使來稱款然陰覘我師  
勝遣永昌侯玉往受其降虜使歸具言師盛乃刺  
吾亦勸之力納哈出歎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身詣玉玉飲之酒懽甚酌酒酬玉玉解  
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



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為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傷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而所部將士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眾得諸鹵海，其眾師還都督濮英等為殿，殘寇伏道左，突出殺英。勝上鄭國公茂驚潰虜眾狀，茂亦許勝軍中陰事為勝負，以是賞不行。濮英以死事，贈金山侯。納哈出至封為海西侯，賞賜慰勞之甚厚。其秋遣使即軍。

中拜永昌侯玉為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都督耿忠、孫恪及定遠侯弼等征虜。明年夏，玉率兵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定遠侯曰：將軍提十餘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藉？手見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變，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知虜營在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師至大驚，太尉蠻子率眾拒戰，破殺之。虜主與其



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  
遁去玉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五  
十九人部酋二十九百餘人男婦七萬七千餘人  
馬駝牛十五萬盡焚其甲兵而還俘至璽書褒玉  
地保奴等給第居之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  
上怒玉無禮妃聞之慚懼自經死地保奴頗有怨  
言上曰吾嘗欲封之以存元祀今如此其居之琉  
求遣使護往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  
丞相咬住行至土刺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

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  
依闊闊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繼  
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之全  
寧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捏怯來部落遂潰  
故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時  
寇邊上命英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主定遠侯  
弼等以晉兵從晉主往征之燕主者成祖文皇帝  
也師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虜地曠絕  
吾千里行師無間諜難以成功乃發騎訶知乃兒



不花等駐迤都遂見雪抵其營虜不知也指揮觀  
童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迫  
遂使觀童來見文皇帝慰接之酒食遣歸度將至  
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  
牛羊還捷奏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文  
皇帝督穎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里等其秋命都  
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  
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貢使上嘗遣  
使招諭之不從真等攻破其城兀納失里遁去俘

獲甚衆於是虜益衰終高皇帝世脇息遠遁不敢  
大爲寇而上亦大封建諸王藩北邊聖書時下惟  
詰戎制虜爲務虜自脫古思帖木兒殺後大臣紛  
拿蓋五傳至坤迭木兒成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  
矣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  
獨所部大酋猶稍稍仍漢官名永樂元年遣使齎  
書諭鬼力赤曰元運旣終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  
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于燕入繼大統嘉興  
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塞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揮朵



兒只恍惚等持文綺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  
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爲一家  
使邊城萬里烽埃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  
豈不美哉并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  
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告以遣使往  
來意各賜文綺二項之虜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  
失利虜亦引去上復書諭之其秋鬼力赤阿魯台  
率衆西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瓦剌者元別部也  
當洪武時強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衆分爲

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  
汗朝會相讐殺不休明年夏遣使完者禿齊勅諭  
瓦剌今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北部猶觀望未  
歸使者往爾其遣人通好朕當授以官賞俾安本  
土射獵畜牧毋外王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等遂  
遣使入貢其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四年夏諭鬼  
力赤令還所遣使不報謀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  
馬兒哈咱奔瓦剌阿魯台逃居海刺兒河上日事  
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爲備明年春韃靼僧耳



亦赤也兒吉你兒灰等來歸上遣還令齋祿幣賜  
虜酋仍密諭寧夏守將是或爲虜間宜防之鬼力  
亦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里欲立之  
上諭本雅失里曰近聞鬼力赤迎爾北行以朕詎  
之鬼力赤與也孫台爲肺腑親爾與之勢不兩立  
夫元邇來六代相傳無一人得善終者爾之保身  
亦何容易自古有天下者皆前代子孫爾元氏宗  
嫡當奉世祀如能幡然來歸朕當加以封爵居以  
善地爾其審之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里

爲可汗上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卜歹往使復諭  
以通好本雅失里殺使者兩與瓦剌戰爲所敗七  
年夏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  
忒字羅爲安樂王給誥印其秋命淇國公丘福爲  
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達往擊虜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  
天道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關平而北  
卽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遇虜設奇奮擊不得便卽  
止毋爲虜所給仍告本雅失里以興兵問殺使之



罪虜脫脫不花王把秃王偽丞相胥卜王等相繼  
來歸福率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游兵擊敗之  
乘勝渡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  
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  
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証  
我不可信不聽令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  
敗誘我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泣諫曰將軍輕  
信謀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狂我也將退欲乘  
我進且覆我微渡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陞辭曰

上諄戒乎而躁亂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晝揚旗  
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莫  
測一二日我大軍至并力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  
猶可全師歸何慮不出此而自取敗亡爲武城侯  
亦力言福皆不從謀使同安侯使虜僞求和以兵  
繼之同安侯不欲行福厲聲曰違令者斬乃先馳  
馬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從之卒遇虜安  
平侯力戰殺數百人馬蹶被執死之五將軍皆沒  
師鐵馬聞之震怒意欲大創虜拔亂原乃召諸



將議親征策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夏原吉議用武  
 剛車三萬輜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  
 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又十日亦如之庶濟師上曰  
 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平胡曰殺胡明年春詔曰  
 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夫率土靡不從化  
 獨北虜殘孽肆逞凶暴屢使討循輒見拘殺忍既  
 逆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  
 事則彼眾已離今親帥六師彰天討大擊小順取  
 逆治攻亂逸伐勞悅弔怨五者必勝之道也蕩除

有罪廓清疆宇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命  
 原吉輔皇長孫居守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  
 幼孜從明年三月發京師次鳴鑾鎮順寧王馬哈  
 木等遣使貢謝上登凌霄峯望漠北顧謂廣等元  
 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風埃沙草耳衰微  
 若此而倔强何哉次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  
 上默禱泉湧出賜名神應泉次環翠峯獲虜人訊  
 知虜居兀古兒札謀西奔上謂導者虜西而我軍  
 東北趨恐左若西北趨之可獲也導者因請趨兀



古兒札上曰以爾爲導宜從爾至則虜果遁倍道追之及虜于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以七騎絕河遁去裨將劉江采福等追之不及還正月班師至廣漠鎮前騎報阿魯台聚衆山谷中遣使諭之阿魯台欲降所部議異遂迎戰敗走上曰虜性貪雖敗且窺吾後乃伏兵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使數卒實草於囊負之行上親率精兵千餘後諸軍發虜望見負囊者爭趨之伏兵發亟走上急擊之生擒數十人餘盡

死駕還次玄石坡勒銘曰惟日月明雖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銘擒胡山曰瀚海爲爐天山爲鏢一洗胡塵永清沙漠銘清流泉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輟供御散給之下令軍中許相借貸抵京倍償其直師賴以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酺已上乃肉食秋七月至北京冬還京師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且言瓦剌不宜信瓦剌亦請乘阿魯台敗遂感之上兩答其意明年阿魯台累貢馬且請得部署女直



吐番諸部上問左右多言許之便學士黃淮曰虜  
狼子野心散則易制合則難圖殆不可聽也上是  
其言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平地見目  
前耳遂不許而送其兄妹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  
魚兒海俘來者是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  
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  
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會馬哈木使來言滅本  
雅失里得傳國璽欲進獻恐為阿魯台所邀請兵  
征之且多所陳乞上曰虜驕矣姑待之勞其使遣

此時元  
順帝相  
傳一派  
遂絕

歸明年夏虜酋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瓦剌兵秋  
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封夫人瓦剌貢遂絕明  
年三月上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安遠侯柳升武  
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分率諸軍都  
督劉江朱榮為前鋒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  
與戰斬數十人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恐虜有  
能漢語者盜吾營馬哈木等掃境來戰見我師整  
頓山巔不敢發上令騎挑之虜奮迎敗死數百人  
我偏將滿都力亦戰死都督馬聚被創甚上遙見

武備志卷之百一 占度載 度 四夷一 十六



摩鐵騎馳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王刺河馬哈木遁去會日暮還營上語皇太孫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太孫言虜已奔敗游魂假息不必追上從之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而身稱病不能行上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勅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廟社仍詔告天下七月駕還北京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甚卑送還前所留使舍黑撒答兒等上曰黠虜乃巧言文過羣臣

頓首虜禽獸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與中國歡將為已害欲候冬襲之上勅邊將嚴為備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上報賜仍及其將士未幾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宦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海童曾使瓦剌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為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故上復遣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之子脫歡請嗣交爵上復封脫歡為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仄等以

武備志卷三十四 占度載 辰 四夷一



綵幣往賜太平把禿索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  
 故順寧王自是瓦刺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  
 台降以迫瓦刺窘甚南保塞自歸上固曰虜黠詐  
 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  
 哉納而封之虜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蕃富  
 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劫掠部落往  
 往寇塞上下戒諭不悛二十年三月大入興和上  
 銳意親征召問兵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  
 師問戶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上不懌

令原吉往視開平餉適刑尚書吳中入對復如  
 上益怒遂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禮尚書呂  
 震謫賓等誣罔命戮賓屍幾欲殺原吉楊榮力救  
 乃免遂命英國公輔偕六卿議餽運輔等議分前  
 後二運前運半用車半用驢踵大軍行隆平侯張  
 信尚書李慶等督之後運稍後大軍行俱用車保  
 定侯孟瑛等督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  
 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駕遂發五月次臨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臣



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主曰：虜欲牽我耳。吾兵鼓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主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遂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濼海側。而身與其孥北走。上命焚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曰：虜患邊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元良哈我屬夷，今顧黨虜，亟剪之。語在元良哈考中。

月還京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塞，上遽召諸將諭之曰：虜意朕不復出，宜先出塞待之。伐其謀。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為先鋒。九月，次西陽河。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為順寧主，脫歡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至，率餘衆遠遁矣。乃官阿失帖木兒等為千戶，進次上莊堡。先鋒懋追虜至宿寇山，不及。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馳奏闕也。先土干在虜中素雄黠，自豪。阿魯台忌之。



既見上慰諭甚至也先土于喜曰明皇帝真吾生也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官其甥把台罕爲都督冬十月班師發萬全上乘馬忠勇王騎從間以虜中事對稱旨復爲勅勞之所部皆舉手加額呼萬歲十一月至京師忠勇王數請擊虜自効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茶毒何上曰卿意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羣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夏

四月發北京陳懋金忠爲先鋒出塞數千里至大口關納木兒河不見虜英國公輔等願假一月糧深入誅之而上次開平時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學士榮幼孜乞承天意赦虜罪遂降詔諭其部落至是欲旋師乃諭輔出塞久軍士勞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秋七月班師至清水源道旁石崖高甚顧榮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征虜過此也次蒼崖戍不豫次榆木川上崩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慮軍興



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尾刺襲封爵  
稱外臣阿魯台是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  
元年春賢義王太平死于捏烈忽嗣封三十九秋上  
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  
平移城獨石始文皇帝世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  
開平復失宜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危刺  
時相坎兵拏不解阿魯台敗上勅大同守將武安  
侯亨虜敗部曲離散即來降宜嚴爲備未幾阿魯  
台攻兀良哈敗之住牧遼東塞下遣使人貢上曰

虜貢宜自宜大入今乃從遼東非制具命守臣防  
之八年秋虜答卜寇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  
答卜父子答卜者阿魯台部酋也時阿魯台使來  
羣臣請拘之發兵問罪上曰阿魯台歸命久祖宗  
待之厚毋以細故廢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  
可罪也禮其使璽書諭之明年夏阿魯台復爲順  
寧王脫歡所敗獨身逃使使來控上惻然遣使撫  
之是時脫歡強稍併有賢義安樂之衆急擊殺阿  
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



此時元孽別派

元後脫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眾歸之居漠北哈喇噴等部俱服屬焉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以為左都督其冬脫歡使使來告捷言欲獻玉璽上賜幣令毋獻璽阿魯台既死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因竄居亦集乃路屢寇甘涼敗我兵睿皇帝立累招之不從正統元年羣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罪廣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其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眾款涼州塞守將李安以聞上勅安毋以虜

款並備其秋命都督蔣貴率京兵征虜師出無功上命兵尚書王驥鄜墊廷議邊事越五日未奏逮驥墊下獄已而釋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都御史李儀言和寧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為邊寇固自其常第嚴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窮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上曰儀言是然師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其夏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都指揮安敬以罪戮徇軍中復坐虜人奪

武備志卷一百一 占度載 度 四夷一



阿魯台  
一都至  
此始哀  
絕

都督同知史昭一秩其冬命都督任禮為平羌將  
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勦阿台朶兒  
只伯明年夏禮貴破虜于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偽  
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驢駝  
牛四百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  
騎遁去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偽平章阿的  
干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乃力溝擒偽右  
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餘里虜眾幾盡論功封禮  
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賚驥等有差未幾凡

刺破殺阿台及朶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  
直窺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四年春勅諭其可汗  
脫脫不花王曰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兼愛中外待  
漠北尤誠信朕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  
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受民遺澤  
之所致也朕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  
往致朕意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  
一家將後嗣蒙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磨可不念  
歟仍賜可汗諸衣服器幣及其右丞相脫歡等皆



也先乃  
順寧王  
馬哈木  
之孫順  
寧王  
歡之子

有賜未幾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准王太師者  
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虜眾皆服屬也先脫脫不  
花徒以元裔名為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為  
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勅答其意賞資金帛甚厚  
久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人後乃百人最後  
至二千餘人屢賜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  
忍納之使者亦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  
厭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  
者我不能應虜顧益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

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  
至脇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為寇屢疏聞勅戒防  
禦而已不能絕也十一年冬遣使言往攻兀良哈  
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守奄郭敬上勅敬毋予糧  
毋得擅見虜已復請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十二  
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于守將楊  
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書申國家威德耳母嚴  
拒失虜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之故以書結  
洪頃之其部下阿兒脫台來歸言也先謀入寇脫



脫不花止之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  
爲吾當自爲之吾以騎日蹂塞下彼田不得耕民  
不得息如此足逞也上屢因其使勅讓之也先益  
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謂爾祖父官皆元  
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爾慎毋忘且責令供  
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故事瓦剌使  
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以  
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  
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

婚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上報許矣也  
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  
爲聘朝廷嘗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媿怒  
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  
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貓兒庄備將  
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奎王振用事顧自喜欲怙中  
國威重壓虜王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二  
山駕遂行命邸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  
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羣臣請止師振怒



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懼振威顧益張成國  
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鄺桡失振意  
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  
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  
疎虞奈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  
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  
諸將皆言宜從紫荆入振顧欲邀上至蔚州幸其  
第已復虞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  
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謀報虜墮

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  
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皆力士  
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  
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  
支解之既而知綬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  
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  
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  
止虜偽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  
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



武備志卷之三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  
徐埏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  
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  
顧皇太后尚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  
議益力皇太后悟勅邸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  
以事羣臣廷效振奸狀請族夷之王令侯處分羣  
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  
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衆共毆斃之復索奄毛  
貴王長隨殊誅之衆譁甚王疑欲退謙前掖之慰

諭羣臣散虜奉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上  
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  
虜得待上登遣人語彬欲奉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第語安報皇太后朕在虜  
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朝王詰責安此  
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上遂由大同出塞居也  
先弟伯顏帖木兒管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  
恭九月王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  
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軍帝嘉納之



元傳志卷三十一  
速菴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鍬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荆擁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詐不出於是以前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上皇密諭復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二陵殿寢門游騎

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謂知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鏗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遂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



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亦遣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復勅勞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真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躡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道捕畿內餘寇破逐之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始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國且挾上皇為重質邀索無已尚書謙颺言社稷為重君為輕以塞虜望而

先是虜過大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憤稍稍悔禍事上皇愈益恭奉居得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狎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疑大驚異太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皇固却之愈敬服謀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



武備志卷三十三  
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也先遣  
寧至京軍校高蓋與俱密繫書蓋肘令邊將計擒  
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論功晉參將楊俊為都督  
蓋副千戶上皇聞寧擒大喜謂歸南有日虜既失  
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時  
入虜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衆皆思歸太酋  
阿刺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  
且入寇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

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秋  
七月乃遣禮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  
者脫歡報使并問上皇起居實等見上皇泣上皇  
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  
來無所將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  
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  
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  
言汝修通問事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  
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時已遣都御史楊善右侍



武備志卷之四  
三  
鄧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  
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  
我使臣減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  
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  
有好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  
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  
動因言太師爾忘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  
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  
災也先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作否善曰天位

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  
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天  
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  
賄則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  
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  
嘖嘖羨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  
築臺設上皇坐率衆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  
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得知院送至野狐嶺亦慟



哭辭平章昂克射得一獐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  
於南宮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  
臣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左  
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強兵雪讐恥稱朕  
意焉毋復言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  
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靳介行李踐虜庭稍慰  
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二十萬眾困平城以為戒制  
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非所宜言於是勅可  
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兩國人民咸

罹災害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可汗今請答使  
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朕皆  
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  
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勅也先指如  
之三年春尚書謙侯亨請出塞討虜帝曰師行勞  
姑待之時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  
生子也先欲立為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  
其主與中國通害也遂治兵相攻不花王敗走依  
兀良哈弒死也先盡收其妻子殺元裔幾盡都督

此時元  
薛幾盡



楊俊言也先弒逆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  
蒙古皆受約束不誅爲患滋大請悉各邊兵出塞  
搗其巢一大創虜下本兵及諸將議尚書謙言虜  
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議  
會也先使來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  
臣職兵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聞制曰謙言是使  
勿遣制詔也先天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  
往者構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乃至三  
千餘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誠款姑聽後少遣監

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冒防諸正副使已陞都  
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厚賞賜市易者悉聽車  
輜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毋忽當是時虜使驕殿  
守衛掠入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卽彎弓  
相向我以通好故不能問也十月也先使來稱大  
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往者元受天命主夷夏  
今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璽敬遣使  
修好仍通懇勸上皇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  
禮官集廷議報書云何都給事中林聰御史徐正



言宜勅也先諭以順逆毋從其僞稱安遠侯柳溥  
言宜仍稱瓦刺太師入犯則討之并下禮官議議  
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  
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  
非中國所禁勅書宜稱爲瓦刺可汗示羈縻使郎  
中張綸言可汗在中國固夷酋之常稱在戎狄則  
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  
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乃元世傳稱名  
猶近正今也先弒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

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酋羣酋  
讐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  
瓦刺王便詔從廷議稱瓦刺可汗也先旣新立恐  
諸部不從欲通好中朝其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  
皆貢馬稀復深入爲寇矣而我所賞賜虜費亦不  
貲未幾知院阿刺攻也先殺之始阿刺欲繼也先  
爲太師也先不許阿刺怒遂隙也先淫酗殘虐諸  
部皆貳愈益忌阿刺佯飲其二子酒毒斃之阿刺  
率所部攻也先數其二罪曰漢兒血不花王血兀



良哈血皆在汝身天道好還行及汝矣也先未即  
 戰而與所厚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等議帳中其  
 知院秃革帖木兒掌判阿麻火者故阿刺部也共  
 刺殺也先并殺伯顏得知院或云也先戰敗從數  
 十騎逃已復棄其騎困甚從一婦人乞漿婦人飲  
 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為也先追殺之也  
 先死諸部離散竄居西北邊離合不常瓦刺稍衰  
 矣阿刺後亦失所終而孛來為雄長稱太師復求  
 故可汗脫脫不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虜以

此時元  
 孽又立

小王子為尊稱而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在  
 為邊患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四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三十一六

四夷 三

北虜考

睿皇帝復辟念居虜中時伯顏帖木兒有保護功遣都督馬政齎綵幣賜其妻孛來留不遣而使皮兒馬黑麻入賀言欲獻璽賜勅諾責留馬政罪且



曰璽非真卽真秦物耳朕不貴也獻與否惟爾馬  
政亦自虜中代孛來乞糧不許天順二年春孛來  
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輒敗猶時飾  
小捷聞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  
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明年春正月  
虜入大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賢都指揮  
李鑑戰死其秋復寇大同守將安陽伯李文避不  
敢出虜直抵雁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于京師  
邊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率兵屯紫荆倒馬二

關為聲援虜益肆往來自如勅二關兵出雁門虜  
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却  
之明年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之敗績遂渡河大  
掠關隴震動懷寧伯孫鏜兵尚書馬昂率京兵及  
河南山東兵西征會曹欽反闕下昂討賊有功不  
果行而侍郎白珪都御史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  
孛來三上書求款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指揮詹  
昇齋勅諭孛來曰北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  
已悉知朝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負約構怨常在



北邊今歲復掠我河西邊將追捕兩致殺傷廷臣咸請大發兵誅討朕以生靈故謝罷羣議太師書中亦言愛惜多人性命朕與太師既同此意故使使往諭太師自今其棄細故行大道散遣部落毋爲邊患使來賞賜朕不爾吝齎往綺幣至可領也其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人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詔守將彰武伯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二千人伺塞下宜善

爲備仍勅虜使察占毋多挾人來留其餘塞下官俸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臣言孛來賜視諸部大溢獨其君小主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此怏怏宜稍塞其意詔增幣一襲未幾小主子沒或云孛來弑也虜共立其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子遣使人貢賜勅招諭之成化元年春王子與孛來並貢復來報使不許項之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彰



武伯信率大同兵都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虜皆無功虜諸酋亦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阿羅出者結兀加思蘭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河套古朔方郡饒水草其外為東勝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國初嘗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以故避不入後以曠遠徙弗居至是遂為虜巢邊民亡命者時導虜入掠邊事日亟而孛來勢分復為毛里孩讐殺稍衰矣兀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

又達終  
是大臣  
之識

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二年夏大入延綏適太學士李賢言虜據套近我邊我出彼歸我歸彼來禍無休已宜令各邊守臣簡精銳窮巢穴驅而去之一勞永逸國家雖費不可已也乃使彰武伯信為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虜未至虜人固原部指揮林盛戰敗詔促信行信至邊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叅將湯胤勳敗死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



毛里孩不得貢則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寧來弒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弒之并逐少師幹羅出自稱黃岑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於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

喜峰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一又不循故道殆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雜引他夷生事端故朝廷待之不疑今爾首兩月再遣又同朵顏使從東來朵顏卜剌俱我屬衛朝貢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爾自今其體前人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



仍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款待毋傷世好長久之計也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未幾有滿四之變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岔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時出行劫邊將墨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四年秋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卽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寧遠伯任

壽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征之忠圍困其城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壘費澄俱戰死廷議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明年二月俊黨楊虎龜降誘俊出戰擒之并其黨祿于市始俊計事敗且入虜以圍急不得出比俊誅邊將已報虜入套窺邊矣其冬阿羅出斜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



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而使侍郎葉盛行邊會虜入敗叅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搜套盛至邊條上築堡增兵諸事謂搜套師未易輕舉盛還圭請集廷議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策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劾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於是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不幾稱疾召還以寧音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

相繼掠固原延平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寇罪延緩巡撫余子俊建議埤山築牆設墩臺此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入延緩毛里孩字魯乃阿羅出三酉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亂加思蘭為太師九年秋九月與字羅忽並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二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



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故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廢資儲無算頻歲師不出至是捷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彌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秋滿魯都亂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亂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

幹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亂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亂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璫汪直恃寵喜事數握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



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略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為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眾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將許寧以捷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迄無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衰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禿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

亦思馬因不協頗相攻二十三年哈密都督罕慎報太師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讐殺西定掠哈密當克捨時嘗以小王子遮絕貢道請借兀良哈兵襲之不許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為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不足誅即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伯顏猛可立



以年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與瓦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皆習邊事進疏至輒得請我備修又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虜奉約謹不敢大爲寇故當弘治初諸邊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節火節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珉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

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泉敗績右叅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遛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死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倒馬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



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奄苗遊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薄不當賞報聞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都給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壘築堡虜稍靖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論以京軍當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朝廷養兵衛畿輔而工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上納

之時天子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創之會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臣健對陛下垂念赤子德至厚然兵危事未易輕動上意未釋臣遷言邊事急孰與京師疲內以事外非完策臣東陽言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而近虜若道此而我軍顧遠出大同東西奔走自弊之道也上曰兵即未遠出宜蒐乘蓄備以需皆頓首曰善已召兵尚書劉大夏諭如初大夏



亦力言未可上曰太宗時師行頻往輒摧虜今何以不可大夏曰太宗時兵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辨虜故利也今承平久人不習兵餉又乏陛下試度何如太宗時師出之日非獨不能制虜徒毒擾邊人耳上憮然悟曰朕幾誤計乃寢師然猶拜朱暉為征虜大將軍苗達史琳督師豫簡京軍俟報至乃行而使都御史閻仲宇往大同通政叅議熊偉往居庸督餉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二萬騎圍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

內地總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敬皇帝崩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為虜所圍俊疾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算復命苗達朱暉史琳出禦虜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言官劾暉等老師費財徵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陝西巡撫楊一清疏言諸將觀望莫相救致虜深入多殺傷宜擇大臣節



制諸路令乃可行詔以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一清條上修邊諸事行之會逆瑾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一清旋亦致仕去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螫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令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太衆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

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孛來戰於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糧械失亡無算守臣



正備志卷之三  
輒以捷聞七年秋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  
婚哈密議欲遂招之以捍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  
甘肅巡撫張翼哈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  
據之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  
塞殺掠慘於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罰治有差  
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山西  
守臣請調它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  
三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也若專守  
寧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

地兵戍寧武從之以威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  
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於沙河死亡多以捷聞  
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  
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  
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奄張永督宣大延綏兵  
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他將皆屬分遣撫  
寧侯朱麒等守古北口及紫荆諸關永等多挾從  
人請乞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  
功蘭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毒飯田間如農



家餉虜食之多死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塞明年夏入大同塞詔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于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一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爲所圍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

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幾危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羣臣迎賀賞賚有差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人小主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嗔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主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主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



造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叅將賈鑑督之嚴  
叛殺鑑及文鑑多走出塞降虜明年虜屢入陝西  
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  
詔起楊一清爲總制一清議剿尚書金獻民議撫  
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連虜不大創患  
無已時已勅所部待師期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  
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叅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  
數萬騎入寧夏塞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  
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

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  
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  
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刺結親謀內犯時  
王瓊代憲益修邊虜亦稍却未幾召還唐龍代之  
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  
制龍請許貢以綏患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  
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  
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兒孩  
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刺阿爾禿廝



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退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也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藉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官曰以此為邪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毘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為從父行其大父曰反顏哈

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刺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强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



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  
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  
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  
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  
東西諸塞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  
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劫虜有功虜  
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  
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尚文  
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爵遇

虜於水泉兒天敗副總兵雲冒再遇馬連堡又敗  
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  
大雨道濘虜騎困弓矢盡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  
吉囊子小十王捷聞上喜甚天和及諸將周尚文  
等皆增秩并錄輔臣本兵功諸賞賚甚渥明年秋  
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  
以樊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抗虜翟鵬督餉兼  
督畿南兵為援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由  
白泉口長驅至寧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璋力戰



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  
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居民掙白挺  
與格虜有斃者以故却而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至  
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  
繼祖竟不罪罷歸召翟鵬還已復使督宣大兵二  
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  
俺荅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  
餘萬雜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  
萬區踰月乃出塞諸將觀望莫敢戰獨叅將張世

忠躡虜聞甚力死之時吉囊虜忻代妓淫日夕卒  
死俺荅益張二十三年十月自萬全右衛深入內  
地言者謂徹防秋兵大早上怒逮翟鵬及薊州巡  
撫朱方下詔獄杖死以翁萬達代鵬萬達有計略  
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  
數萬騎犯鐵裏門鵠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師張  
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門虜却  
鳳戰鵠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  
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



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方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闖死軍沒然虜亦大懼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徂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紆虜忿且言虜款堅宜羈縻制之母絕不聽陝督臣曾銑謂虜巢套中近塞下不驅之邊患不休銑欲復套料兵實具方略疏請大學士夏言主其議上業報許而大學士嚴嵩素與言相軋思有以中乃乘間訐言受銑金妄議興師開邊釁貽社稷憂故帥仇鸞嘗以貪暴爲銑劾繫獄嵩嗾之疏銑諸不法狀上大怒速銑誅

有不畏死者自當言之有不畏死者自當言之

之并誅言自銑死後無敢言復套事矣二十七年秋虜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兵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貶萬達俸二秩明年春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先謀知之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賜江瀚力戰死亡其軍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



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  
是棄師也率眾鼓行前虜走出塞已復寇拒墻堡  
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召還隨  
憂歸郭宗臯代

武備志卷三十五



